



穀城的誕生

索洛烏辛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05198

830(2)
4032

穀城的誕生

宗洛為平著 史企曾譯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穀 城 的 誕 生

〔苏联〕索洛烏辛著

史 企 曾 譯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1/8 印張 39,000 字

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18,000 定價(6) 0.2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報道苏联青年參加開荒勞動的特寫。

在哈薩克斯坦北部的草原上，開來了來自各方的墾荒隊伍。荒涼冷落的小城阿特巴薩爾也熱鬧起來了。未來的卡依拉克提國營農場場長瑪蓋托夫，接受建場任務，也來到了阿特巴薩爾。墾荒的人們遇到了各種困難：酷寒的氣候、一公尺半的深雪、硬得像石頭一般的土地、住所和水源的缺乏……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難倒蘇維埃人。他們戰勝了自古以來就沒有被觸動過的處女地，使它變成了哺育人的豐產的沃土。

本書將給我國廣大讀者，尤其是參加邊疆建設和開荒勞動的青年以鼓舞的力量，向苏联青年學習，學習他們克服困難的精神和建設祖國的豪邁精神。

為了讀者閱讀方便起見，書中人名都作了一番簡化。

В. СОЛОУХИН
РОЖДЕНИЕ ЗЕРНОГРАДА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“ПРАВДА”
МОСКВА, 1955



書號 804 文學 209

定價二角

目 次

生活改变了旋律·····	2
“处女地”的場長·····	5
瑪孟托夫上草原·····	7
同鄉見面了·····	10
初次的困难·····	12
開荒罢! ·····	15
春天·····	18
“一座城市將在这兒奠基”·····	20
拖拉机手普里霍季科試犁·····	22
尋找地下水·····	26
日常生活·····	29
盧克揚諾夫娜·····	34
下雨了·····	38
大学生·····	41
初次的麥穗·····	47
業餘演出·····	50
在乾草收割隊裏·····	54
農莊的灯火·····	57

CAB28/14

要是由地面望去，冬天的草原就像大海一樣。地平線上彷彿用圓規劃了一條勻整清晰的線條。在這被劃入的空間內，沒有一個黑點。夕陽下，一條寬闊的、赤紅色的道路，躺在波形起伏的雪原上，就像躺在水面上一樣。

在飛機下展開了一幅幅新的遠景。突然你會看見下面幾塊黑色的正方形，相互緊挨着排成兩排。在另一處，你會看見一個繪圖的巨人，在從未觸動過的草原上，劃下了一條纖細的黑線。顯然，一張有許多交叉線和許多其他標記的、複雜的圖紙已經設計好了。這些交叉線和標記，將要佈滿草原，形成一個整體的、佈置合理的畫面。暫時在圖紙上只劃了一條軸線——鐵路。這就是從飛機上見到的草原。

但在想像中卻繪出了第三幅畫面：地球上一片蓋滿了雪的、白茫茫的草原，還沒有被從南方滾滾而來的、春天的熱浪所席捲。然而熱浪總要捲去這片草原，沖走這些積雪的。但雪下面是什麼呢？在這個冬季以前，每個人都會回答：當然是土地。現在這句話已嫌太籠統，而且也聽不到這樣的答語了。

“雪下面是什麼呀？”我向一個集體農莊莊員問道。

他把戴着狐皮帽的腦袋不慌不忙地朝我轉過來，說：

“處女地。”

生活改变了旋律

草原地區过着一种幽閒的、很有規律的生活。坐火車的過路旅客越來越多了。一个旅客会走到月台上，唸唸車站名：查克塞站或者淺灘站，会在一个能幹的女主人那兒買一對熟雞蛋，但是，後來他到了大城市，也就忘掉了這幾棟半埋在雪裏的小屋，就是記起來，他也不会想到要上那兒去。區的幾個旅館都是冷清清的。只有區委會召開什麼會議或是區蘇維埃開常會的時候，旅館才会熱鬧。自有阿特巴薩尔这个小城以來的一百一十二年中，在它的記憶裏，從來沒有突然出現過這麼多的作家、電影導演、画家、水文地質學家、土壤學家、建築工程師和從事幾十種其他職業的人。於是不过三天功夫，生活的旋律突然變了樣。每當戰線逼近一个平靜荒涼的城鎮時，是常常會發生這樣的情形。

就拿國營農場場際調撥科來說罷。調撥科就設在城邊，但不是每一个阿特巴薩尔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科。調撥科科长巴比雪夫，是个身材不高，体格結实的哥薩克，一張臉刮得光光的，一清早就上辦公室來，望着趕車的老頭怎樣生火爐，期待着是否有人会打電話來：他很想看見自己是个忙人，也想使人瞧瞧國營農場場際調撥科科长的工作是多麼的多。但是，工作却很少，因为就是有备用器材來，也不过是兩架新的播种机，液体燃料……。電話女接線員對要求接調撥科的回答總是：“請你說號碼吧，我沒有必要知道那个什麼調撥科。”

但是有一天，女接線員却不得不这样回答了二十來次，这

弄得她厭煩了，於是她一聽見第一句話，就開始接線。國營農場調撥科裏的電話鈴響个不停。

“我自己也知道應該卸下來！”巴比雪夫對着听筒急躁地叫道。“我們就來卸！”

“要知道，後面的團體列車就要來了。這樣我們會把整個車站堵死的！”

巴比雪夫剛放下听筒，想上車站，立刻就有一羣人噓噓噓地走進了辦公室。

“我們是被派到基輔國營農場去的，我們是去伊佐比爾國營農場的，”他們都爭先恐後地說。

一個很年輕的姑娘，穿着一件幾乎是在夏季才穿的薄衫和一双呢製的套靴，竭力想說個清楚：

“他姓謝利華諾夫。高利亞·謝利華諾夫。他們是十六號離開莫斯科的。”

“那麼他是被派到哪裏去的呢？派到哪一個國營農場去的？或者他是機器拖拉機站那個系統吧？他有信給你嗎？”

“他沒寫信給我，”姑娘忸怩地答道。“但有一封電報到了共青團區委會。說是他們的團體列車到了阿特巴薩爾。我想到他那兒去。”

人們都以親熱的眼光望着姑娘，給她出了主意，在什麼地方和用什麼方法，能更快地找到謝利華諾夫。

這幾天來到庫斯塔奈或是來到阿克摩林斯克，來到科克契塔夫或是來到巴夫洛達的人，即使他是上姑母家作客的，也不禁被一種對“處女地”的關心所吸引。火車停在支線盡頭，

因為要讓裝着拖拉机的專車通過；月台上在舉行羣眾大會，會上講到了穀物問題的重要性。在車廂裏有一個人，他的鄰座都是志願開荒者。後來這個人到了旅館裏，夜裏三點鐘，他被一陣電話鈴吵醒。房間裏的一個旅客摘下了听筒。

“我要巴依，請叫巴依听電話，”一陣远远的喉音在請求，“你聽見我的話嗎？請叫巴依……”

“你要哪一個巴依？所有的巴依^①早在一九一七年就都被趕走了！”

“巴依，誰在問巴依？”同房間的另一個鄰人，由那個開玩笑開得不得當的人的手中抓過听筒。“誰呀？巴比雪夫嗎？喂，巴比雪夫，我是巴依。那邊怎麼樣？嗯。有多少輛車？六十輛嗎？嗯。嘿，都是些無賴，好罷，我立刻上阿特巴薩爾你那兒來。對，對！再見。”巴依放下了听筒，好像為這次深夜的鈴聲道歉似的，說道：“給我們的一批活動房屋到了阿特巴薩爾。你們以為是什麼？那些發送活動房屋的工廠也真是……一列車來的全是天花板，接着一列車來的全是窗子。而現在却來了六十車皮誰也不知幹啥用的木條。站台上堆的木料够搭幾百棟房屋，但誰也不知道能否裝配起來，哪怕裝一棟也行。一個坏蛋還挾走了兩根木條，拿去生火。你們懂嗎？”

鄰人微笑道：

“我是建築工程師，正好是由被你所咒罵的一個廠裏來的，我來了解房屋的情況。總得設法了解一下。”

① 此處為雙關語，土爾克斯坦的大地主，大商人，大牧主與巴依同音。——譯者註

“那麼來介紹一下罷：我是國營農場聯合管理處經理巴依。”

工程師和聯合管理處經理互相對望着，哈哈大笑了好久。後來他們睡了，而列車却沿着哈薩克斯坦所有的鐵道奔馳，撕裂了和用斷續的吼叫驚擾了像草原一樣無邊無際的、夜晚的黑暗。列車載着拖拉機手、農具聯接手、水文地質學家、鉗工；列車運着拖拉機和犁，播種機和聯合收割機，活動房屋和汽油，罐頭食品和糖，小米和脂肪。

就像在大進攻之前一樣，一切都動起來了。

“處女地”的場長

瑪孟托夫是離庫爾斯克一百公里的拉斯霍魏茨國營畜牧場場長，他給部裏打了個報告。他在報告中請求把他派到哈薩克斯坦去開墾荒地。

黎明時，列車到了阿克摩林斯克，早上十時，瑪孟托夫被召請到省黨委會去。阿克摩林斯克省委書記儒林同志把瑪孟托夫領到全省地圖跟前。

“這是阿特巴薩爾區，這是淺灘站。車站以北，如你所見到的那樣，是一個巨大的白點。這是查曼-卡依拉克提，”儒林指着一條淡藍色的帶子說，“這意思就是犛種河。在這一地段，幾乎有耕地五萬公頃。你和近鄰的基輔國營農場分耕這片土地……”

瑪孟托夫凝視着地圖上的白點，竭力想找出標示住所的圓圈，哪怕找到一個也是好的。

“……离你們國營農場將來的總場部二十五公里的地方，”儒林同志繼續說，“有三個居民點：白水村，淺灘站和阿基莫夫卡村。要是來了人，就把他們安置在那邊，來了技術裝備，也放在那邊。”

“您可以講講那個地段的情形嗎？”

“沒有什麼確實的情形可講。考察隊就要來了，有水文地質學家、土壤學家，我們可以向他們打聽。但對您还是很困難的。我是在說國營農場。在運轉中的拖拉機站裏，要多建立一個生產隊，已不怎麼困難。要是集體農莊耕一萬公頃，國營農場將來就得耕一萬四千公頃。您一切都得從頭開始。正如古語所說：家徒四壁，只有部裏的一紙指令。但同時卻前途無限；依照自己的方式和特點去建立、去創造罷……你們畜牧場以前的根基怎樣？”

“畜牧場倒還可以……有七千來隻豬；土地倒的確很少。”

“正是土地太少了。我從聰明人那兒聽說過，譬如在別洛露西亞，一個人能养活三口，但在那兒可以养活一千口。是這樣的統計。而且在集體農莊裏，單是耕地每人就幾乎有三十公頃。”

“水的供應好像不很好。”

“但也不怎麼太壞。有些地方有井，這就是說是可以打井的。此外，你們那兒還有一條小河流過整個開墾區！”

“但那是條孬種河呀……”

“不要緊，可能已不怎麼孬了……”

瑪孟托夫接到了命令和委任書，他被任命為卡依拉克提

國營農場的場長。在委任書中指明瑪孟托夫同志代表國營農場，可以全權處理各種各樣的事務，可以領取和出租哪些東西，僱用和解僱什麼人，在哪些場合有代表資格，等等。國家銀行為瑪孟托夫同志開了個賬戶，他身邊也有了圖章和印戳。剩下的只是一件不大的，暫時還只是在圖紙上的國營農場本身的事情了。

瑪孟托夫上草原

火車誤了點，每一個錯車站都要停。應該在晚上九時到淺灘站的火車，直到深夜兩點鐘才到達。瑪孟托夫下了車，在最後的一個車廂轟隆隆地駛入黑暗中時，他望了望四周。但除了鐵路線外邊的兩三盞燈以外，他什麼也沒有看見。等眼睛習慣了黑暗，這才現出了幾座水塔的模糊的輪廓。瑪孟托夫踏着新凍上一層薄冰的水窪，走向車站。“夜裏是到不了白水村的了，就是到了又有什麼事好做呢？”

瑪孟托夫在火車裏打了一個不很安生的、迷迷糊糊的瞌睡，以後他就一直想好好地、舒舒服服地睡一覺。但恰恰對這一點連想也別想：只得在車站的硬沙發上消磨一整夜了。

但車站站長克利門科，一個瘦瘦的三十歲模樣的人，邀請瑪孟托夫上他家去。克利門科年青的睡意朦朧的妻子，鋪好了被褥，把切得薄薄的脂油，一罐一公升的牛奶，麵包等放在桌上……

“世上不是沒有好人的，”瑪孟托夫想道，一面蓋上了棉被，在黑暗中非常溫暖地朦朧睡去。

瑪孟托夫在奔跑和喧嘩聲中醒來。一個比一個小的三個小孩，在房間裏玩耍。最小的孩子穿着一隻氈靴，沒穿褲子，好奇地仔細望着這位陌生的叔叔，但這並不妨礙他吮吸手指頭。瑪孟托夫在睡意朦朧中沒有能立刻記起，他是在什麼地方，但這時克利門科走進了房間。

“我已經打電話到白水村去過了，”他對瑪孟托夫說，“立刻就來馬車。你那邊已經有了什麼，要設臨時總部一類的組織嗎？”

“總部倒不是總部，但得有安置人的地方。我要去和集體農莊莊員們商量商量。”

“去商量罷：這裏的人很好。瞧，馬車來了，不過你最好還是喝點茶再去趕路吧……”

牲口收購站經理雅科夫剛準備吃午飯，窗下忽然響起了犬吠聲，接着籬門咿呀作響，一個人走進了農舍。他穿着狗皮領的棕色厚呢大衣，戴一頂羔羊帽，穿一雙厚帆布靴。這人就是瑪孟托夫。

“爸爸，”收購站經理朝着他父親、一個七十五歲模樣的老人說，“請你替我們拿些酸白菜來。”“我的女人進城去了，”他對瑪孟托夫解釋着。“請寬寬衣罷，我們就吃飯，有煎魚，牛奶……”

一杯伏特卡酒下肚，瑪孟托夫感到暖和起來。農舍的主人雅科夫的風吹日晒的臉，也因為喝了酒而顯得黝黑起來。

“你那地段我甚至知道得很清楚，”他用叉叉了片白菜，說

道。“河能蓄水七十天。以後就乾枯了。只剩下一些河槽。河槽裏的水又苦又鹹，但有幾處還能當飲料。河左岸，露在外面的石頭有四公里長，一直通到草原。最好的土地在科斯卡爾崗丘陵地帶後面。那邊除了羽茅草以外，還長着胡蘿蔔草。看來，地還比較肥。現在我們吃完飯，然後去給馬上輓具。兩天時間，就能了解整個地段。”

瑪孟托夫不同意：

“先得去和集體農莊莊員們商量商量。這幾天人就要開始來了。他們需要飲食和居住的地方。”

“他們一來，我們就能安置好的，”雅科夫揮了揮手。

“要是安置不下呢？那時怎麼辦？不，我要親自到每個集體農莊莊員的家裏去，了解了解每家能招待幾個人。並且要談得穩穩妥妥才放心。那時就可以上地去了。”

“好罷，這是做主人的作風。”

一匹難看的騾馬不倦地奔跑着。馬毛濕漉漉的，三處兩處的發着暗色，但雅科夫還緊緊地勒着繮繩！

“得兒，親愛的！”

“讓馬慢慢的走罷，”瑪孟托夫說。“馬倦了。”

“但馬是不會慢走的，”雅科夫答道，一邊放鬆繮繩。

馬仍在小步奔跑。四周陽光很強烈，瑪孟托夫開始感到刺眼。雪閃爍得這樣耀眼奪目，整個草原宛如一面陽光照耀的圓盤。

“瞧，那邊以前是一條攔河壩，”雅科夫用馬鞭指了指。

“弯过去嗎？”

的確可以看見一條被冲毀了的攔河壩的殘體。瑪孟托夫攀上壩體，估計着能否把它修起來蓄水，以及需要多少人力才能修好。後來他們順便弯到塔拉索夫卡去了。塔拉索夫卡是一片荒地的名字。那邊只有一棟小屋，集體農莊莊員們順路由城裏回來，分路時在這棟小屋裏休息。在小屋附近，瑪孟托夫發現了一口井，他打了點水嚐了一嚐。水還可以。味道有點澀口，但是還可以飲食。“大概就得在這兒的什麼地方建立起總場部了，”國營農場場長想道。後來，到了謝爾吉耶夫荒地；那邊也發現了水源，據雅科夫說，這水足夠三四十人飲用。

馬又緩步奔跑起來，四周又是雪，雪。瑪孟托夫是這樣急於想看看（即使看一小片也好）從來沒有碰過鉄器的土地，從來沒有拋過沉重的麥粒的土地。但不要緊，這種情況現在快要改變了。

同鄉見面了

四十六年前，八套犍牛車駛出了鷺鳥村，鷺鳥村在現已改為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的葉卡捷林諾斯拉夫附近。牛車沿着寬闊的，塵埃滿地的道路，緩緩地駛過銀色的錐形楊樹，駛過佇立在屋頂上的長腳鶴羣，駛過清澈冰冷的深泉，駛過晾着髒髒罐罐的籬笆。八家老小離開了親愛的村鎮和心愛的烏克蘭。當時農民土地不夠，而在那時有一種傳聞，說是在遙遠的地方，在頓河的那面，在伏爾加河的那面，在烏拉爾河的那面，

有着無數的、未開墾过的土地。墾多少都是你的。於是在离葉卡捷林諾斯拉夫數千俄里的地方，在荒無人烟的阿特巴薩草原上，在卡依拉克提河附近，出現了八个窖洞。四周是長着羽茅草的草原。草原在太陽下發出銀光，好像初秋時蛛絲發出的銀光一样。

第二年，窖洞增多了，來了一批新人。也是烏克蘭人。這兒出現了土房。移民來自三个省份：葉卡捷林諾斯拉夫省，塔夫里察省和哈尔科夫省。葉卡捷林諾斯拉夫省的人，以老大哥身份，想把新村取名鷺鳥村，塔夫里察省的人坚持要叫戈尔諾斯塔耶夫卡。

“什麼鷺鳥村？”他們乱哄哄地說。“沒有名字还比你們的鷺鳥村好些，不是嗎？鷺鳥是什麼样的鳥呀？不，如果村子要有名字，就得叫戈尔諾斯塔耶夫卡。”

哈尔科夫省的人听着听着也說話了：

“看來你們誰也爭不过誰。我們人少，那麼就依我們的罢。我們有一个好村莊，叫白水村。”

現在在白水村裏，集体農莊的名字叫作契卡洛夫。集体農莊有根底，很富裕。去年每个勞動日，每个農莊莊員光穀物就分得了六公斤。村边是謝尔盖的農舍。他七十五歲。是第一批來到這裏的八人中的一个。在這裏，他掘了第一个窖洞。

“第一批当中只留下我們兩個了，我和另外一个老太婆。”他講。“呸，还有巴蘭尼克。他來時还是个小伙子呢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”

每年春天，剛開始融雪，謝尔盖拿了鉄鏟，開始挖掘由農